

姜老三入黨

李南力



李 南 力

姜老三入黨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3 •

小 說
姜 老 三 入 黨

著 者 李 南 力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)

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

華文印刷局印刷

陸慎記裝訂所裝釘

*

書號 (515) [I II 85] 本書 60,800 字

一九五三年八月上海第一版

一九五三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13000 冊

定價 4.000 元

*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宣號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四篇小說。《不屈》寫的是抗日戰爭時期，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某一村莊內，抗日游擊隊員章真，不幸被敵人俘虜了。他毀傷了自己的面目，並忍受着敵人的嚴刑拷打。狡猾的敵人又抓來了他的妻子，企圖分辨出他的真面孔；可是她是一個婦救會員，看穿了敵人的詭計，夫妻兩個都絕不屈服，後來在八路軍與當地游擊隊配合攻下敵人崗樓以後，他倆終於勝利回到了自己的隊伍裏來。《姜老三入黨》寫的是土地改革中，貧農姜老三思想成長的故事。姜老三開始還不敢和封建勢力作鬭爭，但因他受的苦大，對封建勢力是仇恨的，在實際鬭爭中受到了鍛鍊，又看見了在黨的教育培養下組織起來以後的農民的力量，認清了自己的前途，他就積極參加了土地改革的鬭爭，終於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。《羅才打虎》中的羅才，是一個十分倔強不畏強暴的農民，他不滿意舊社會，不能忍地主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，他知道鬭不過封建勢力，於是就去鬭老虎，他在打虎中勝利了，但是封建勢力卻千方百計搞得他更加遭受苦難。解放以後，有了毛主席、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撐腰，他終於鬭垮了欺壓人民的《人老虎》。

目次

不屈.....	一
姜老三入黨.....	三七
羅才打虎.....	六四
改造.....	一〇六
後記.....	一二七

不 屈

一

一個僞軍來傳韋真家的去崗樓上問話。這是淪陷區日寇統治下的『和平』的村莊，每一個被日寇認為『和平』的居民底義務。什麼是和平，老百姓是清清楚楚的。當崗樓還像鐵蒺藜卡在人們喉嚨裏似地，鬼子像瘋狗般猖獗的時候，『皇軍』宣揚的『和平』在哪裏呢！各種隱蔽的戰爭，以及槍對槍來刀對刀，精神對精神的戰爭仍在進行，而且人人都學會了。

要問什麼話呢？天曉得！叫去，就去吧！

韋真家的略微收拾了一下家，又用了一條寬布帶纏在肚子上，因為她已經有了七個月的身孕了。

這個僞軍倒也是本村人，認識的，韋真家的問他：

『苟才哥你知道問什麼事嗎？』

僞軍沒有作聲。

『看你，說說怕什麼？』韋真家的裝着滿不在乎，嘻嘻嘻嘻地笑了。

『我也不知道！』僞軍說。他向周圍四面偷偷瞧了一下，韋真家的也跟着他那警惕的眼光向四周探索着。路上靜靜的，沒有別的人。

『韋家嫂子，』他忽然又縮回了話頭，兩眼盯着她，好像說：我不該告訴你，又不能不告訴你，可是你怎樣呢？靠得住嗎？

『苟才哥，說吧，外人麼！先曉得點，大家方便。』她說。並用一種完全坦白，真誠的眼光去回答他那猜疑不定的眼光。

『唉！告訴你吧！韋真哥被逮住了，鬼子要他承認是本村人，並招出這村裏的暗八路還有些誰，就是這樣。』他頓了一頓，看看她的臉上起了什麼變化沒有。但她只『哦』了一聲。好像這事情她早預料到似的。於是他接下去說：『韋真哥在被逮住

的時候，和他們打，被他們用刀砍傷了臉，他們認不出他原來的樣子了。他說他是老八路，長征過來的，他是不願暴露本村的人呀！』

『這好，』她說，『我知道他會這樣做。』

『是啊！誰不願他這樣呢？可是鬼子疑心他，狗彘的翻譯官告訴他們說，他可能就是你的丈夫，所以傳你去認呢！』

『呸！』她吐了一口大氣，像所有的勇氣都由這口氣表達似的，她再沒有說什麼。

二

崗樓的第二層，從四面牆壁上的槍眼裏，透進來稀微的光亮，房子裏昏暗不明，剛從外面進來的韋真家的，簡直什麼也看不清楚。但站在角落裏的韋真，已經認清是她了。

他在這裏被拷問了三天，頭上被軍刀砍傷了，臉上抹了一臉的泥土和污血，渾身

還佈滿了鞭子、皮靴等的傷痕。他完全不像原來的樣子了。聲音也完全嘶啞了，加上他又故意學着南方人講話的腔調。因此，就是那個狗雜種的翻譯官也終於不敢肯定，才去傳了他妻子來認的。

一見她進來，他立即懂得這是鬼子的又一個陰謀詭計，套他來了，他忙首先發出告誡的聲音，通知她，不要認他。

『嘿！娘兒們來了，不行，老子不吃這一套。』

但他的聲音無論怎麼變，她還是聽得出來的。這是她的丈夫，和她一起生活了五六年的丈夫，雖然並不常常在一起。循着這個聲音，她立刻在牆角發現他了。她的確嚇了一大跳，那個血肉模糊的，亂蓬蓬的頭顱發出來的聲音，使她不相信那會是他的。但她仔細地看了看，她就認出來了，這是他，爲什麼不是他呢！

他的每一根頭髮她都清楚，因爲她撫摸過、親過。他底手上的粗糙的皮膚，和暴栗而凸起的筋絡，她也很熟悉，而眉毛和眼睛呢，即使割它下來單另放在一處，她也辨別得出來。當她第一次用自己的眼光去迎觸了他射過來的眼光時，她已經完全肯

定了，一點不錯，那就是他。

但她不能認他。

她懂得，認了會怎樣，那就是全村青年人的死滅，全村的大清洗，雞犬不寧。這是有過例子的，隔這裏二十五里的河川村就是由於查出了一個暗八路，遭到了全村的毀滅。日寇在發現他自以爲握緊的『和平』的村子裏，碰上了意外的反抗，是連一點虛僞的人道也不講的，因爲他的幻夢破碎了，於是就要更加倍的踐踏，用力抹去這不愉快的影子。

她可憐他，心疼他，想去摸一摸他的傷口、他的粗硬的頭髮和他粗糙的手。她在他面前站住了，她又看見了從他那被削斷的眼皮重壓下，一條細縫裏射出來的堅毅的眼光。那眼光重複着說：不能認我，管你自己吧！她感到急劇地心跳，肚子裏的胎兒，也像衝撞得很厲害。

她竭力要壓抑住自己的情感，忙不知所措地，用惶惶然的眼光，往房子的別的地
方望。

在她站的左邊，一張白木桌後面，一個極肥胖的日本鬼子坐在一張陳舊的靠背椅上。他的塊頭既是那樣大，看起來簡直像塞在椅子上似的。她剛進來時，那大塊頭抖動了一下，像是要站起來看看他這個新的捕獲物，大概是塞得太緊了，他抖動了一下之後，仍舊擠在那兒。她聽見他哇哩哇啦不知講了些什麼，一個不穿軍服的人，看樣子完全是個中國人。可是，她堅決地不相信他是中國人。她常聽人說高麗棒子如何如何壞，她想他也許就是那什麼高麗棒子吧！但一聽他那口音，竟完全是本地的，於是她厭惡地別過了頭。

『韋家嫂子，』那人裝着認識她的樣子說，『你來看看，這不是你的丈夫韋真嗎？』

『什麼？』她故作驚奇地反問他，『你說什麼？』

『別裝傻，這是你丈夫，你認了，你可以領他回去，他被砍成這樣子，你看，他被誤傷了。』

她又偷看了韋真一眼，她忽然覺得十分難受，她不忍見他被糟蹋成那樣子，她一

陣心酸，眼淚已經流到眼角上了，她想哭，大聲的哭。然而，一股冷靜的，堅毅的眼光射過來，止住了她的眼淚。於是她又有了力量了，這眼光幫助了她，支持了她。

『不，請你別亂講，他不是我的丈夫。』她很斬截的說。

『這是何苦呀！韋家嫂子，』那傢伙冷笑了一下，陰森森地說，『人終歸是你家的人，你看他成了這樣子，你就不要了麼！』

忽然，韋真又發出他那嘶啞的、破碎的聲音說：

『給我個娘兒們，老子受用不起咯！』

這聲音却像尖刀一樣刺傷了她，她想偷偷地示意給他，不要這麼說，這有點傷她的心，因為她就在此刻仍是極關懷他呵！她想撫摸他，跪在他面前，她不能呵！

『我，我請求你，翻譯老爺，對「太君」說說，讓我回去吧！他不是我的丈夫，他不是！』

她咬緊了牙齒，才使得後面這兩句話說得沒有顫抖。

翻譯和鬼子咕嚕咕嚕不知又說了些什麼。他忽然生起氣來，大塊頭則擠在椅子

上，惡狠狠地望着她獐笑。

『不認，你不認！好，這是隱瞞八路，通「匪」的。』

她不願看那假作生氣的、裝腔作勢的鬼樣子，又把頭別過一邊去。

『給你苦頭吃啦！』翻譯咆哮起來，伸手在桌子上取了鞭子。

『打好人嗎？你打吧！狗養的！』她一下興奮起來，忘記在她面前的是敵人，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鬼，她一點也不害怕了，她挺了挺胸脯迎上去。

翻譯的個子並不大的，看見她衝上來，倒後退了一步，驚詫地叫了一聲：

『你……幹嗎？！』

『你打啊！狗養的，你們什麼人也打喲！你這種狗！』

翻譯這才清楚了，明白了婦人在罵他，心頭也就真的起了火，一鞭子朝她頭上抽去。她把頭一歪，落在肩膀上了。

大塊頭擠在椅子上在獐笑，笑得抖動起來，椅子發出承受不住的聲音『吱咋吱咋』地亂叫。

帶她來的僞軍，別過頭去裝着注意韋真的樣子。

她尖聲地叫起來：『打呵！你們打和平的老百姓呵！』

韋真起初見他妻子的肥厚的肩膀挨了一下，還不怎麼着急。可是當他看見又一下却是落在她那挺出的肚子上時，他的心疼了。那裏面是他和她盼望了五六年的種子呵！是一個跟他一樣，或跟她一樣的活的寶貝，他們底兒女呀！

他不顧異常沉重的頭，正難忍地疼得快要炸裂，快要麻木，想衝過去搶下翻譯官的鞭子，他厲聲叫着：

『欺負娘兒們，打娘兒們呀！你瞎了眼嗎？她是個大肚子，有了娃娃的啦！』

但守住他的兩個日鬼子拖住了他，他只好眼睜睜地看着那鞭子一下下落在那圓鼓鼓的肚子上，比一鞭鞭打在他自己身上還疼痛。

『說！認不認！』翻譯逼着問。

『狗東西！』她喘着氣，雙手護着肚子，『認！什麼？不是，不是，打死我也不
是。』

日鬼子的譁笑忽然收了，他陰險地虎着臉，對翻譯哇哩哇啦說了幾句。

『好，弄到下邊去！』翻譯洩氣似的，用勁抽了她一鞭子，命令那個僞軍。僞軍忙過來帶了她，一到下了兩級梯子，他立刻警覺地朝後面看了一眼，伸手去扶着她走。

三

苟才到了二拴家的時候，天已經完全黑了，夜霧籠罩着村莊，靜得小蟲子在地上扒泥土的聲音也聽得出來。他的突然的叫門，很引起二拴家的驚懼。

『開門，開門！』他低聲地叫。

二拴忙抽身進了內房，揭開地窖子的板門，躲下去。又吩咐老婆說：『你去看看，要是日鬼子，好好對付對付。』

二拴家的精細地蓋上了板門，輕輕拍去了手上的塵土，走出來不耐煩地問道：『誰呀？黑天半夜家來喊門，我屋頭男人不在家。』

『二拴嫂子，開門來吧！我呀！聽不清是我嗎？苟才，我是苟才。』

『哦！』她緩了一口氣，『是你喲！要進來嗎？』

『是嘛！有要緊事呢！』

二拴家忙開了門讓進了苟才，苟才一頭大汗還沒乾了，不住地用衣袖在臉上擦。

『拴哥呢？』他問。

『不在家，早不在家啦！這年頭除了你們跟上「太君」的，誰還敢落屋呀！』

『不用挖苦了，拴嫂子，緊急事。』

『誰騙你來，當真是不在家呢！什麼緊急事，跟我說說。』

『唉！你還不相信，那就先給你說幾句吧！』他只得把一腔緊急心情，暫時停緩

下來，在靠門的地方，摸上一個凳子坐了，繼續說：『韋真哥被逮住了，聽說了！』

『不很知道。』二拴家仍舊很警惕地回答，『不是聽說抓住了個老八路嗎？』

『這我不騙你，真的是韋真哥，不過他不承認就是了。他一口咬定說是老八路，

他是爲的好掩護咱們村子裏的哥兒們啦！』

『嗯！』她似信非信地應了一聲。

他見她這樣冷淡，竟有些不願講下去了，剛才的緊急的心情又鬆弛了一些。

『把韋真嫂傳去了，要她認。』他無精打彩的說。

二拴家的這才驚惶了起來，忙問：

『那她認了嗎？』

『沒有！』他凝望着房頂，像回憶着剛才韋真家的被拷問那一幕，『沒有呢！拴嫂子，韋真家的是個好硬的人呵！』

『呀！』她放心地蘇了一口氣。

『可不過是，他們打她啦！她又是個大肚皮，狗娘養的，專打那裏咧！現在又把她和韋真關在一起，你想這是什麼意思？』他停了一停，看見對方正緊張地注視着，沒有插話，立即接下去說：『要他們不得不認呀！他們在暗中監視着呢！』

『鬼東西真毒呀！』她咬了咬牙說。同時很自信地補充了一句，『不會的，她一定還是不認。』

『不認是靠準了，不過恐怕熬不過明天了，鬼子的意思，再不認，一齊都槍斃。』